

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傳承與演變：

從大龍峒保安宮談起

劉振仁*

摘要

臺灣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元朝在澎湖設立巡檢司，明朝一樣設官施治，並逐漸有少數漢人前往臺灣島定居、開墾。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統一臺灣，乾隆嘉慶年間，移民達到高潮。隨著閩、粵兩省為主的移民大量移入，相關宗教文化信仰的廟宇神祇，亦隨之引進。在寶島臺灣，只要清代泉州同安人較多的地域，如臺南、臺北盆地等地，大多建有祭祀保生大帝的廟宇，作為該地文化信仰的中心。這些廟宇都是從清代福建同安縣白礁慈濟宮保生大帝祖廟分靈香火而興建的。臺灣地區祭祀保生大帝廟宇數量甚多，較具代表性者，以位置區分，島嶼南部為臺南學甲慈濟宮，島嶼北部則為大龍峒保安宮。以臺北保安宮來看，其古蹟保存完善、建築雄偉、具備的文化藝術價值，在在顯示前人的智慧結晶。希望在保生大帝文化信仰的交流下，不僅使臺灣人民得到心靈的富足安康，更能為海峽兩岸帶來和平繁榮。

關鍵詞：保生大帝、信仰文化、臺北、保安宮、大龍峒

壹、前言

1662 年，在荷蘭人殖民統治臺灣 38 年後，俗稱「國姓爺」的鄭成功，為反清復明大計的需要，於金、廈根據地出發，親自率率領大軍，從鹿耳門登陸，歷

*韶關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副教授

本論文經兩位雙向匿名審查通過。收件：2025/7/21。同意刊登：2025/8/15。

經長時間的對峙，最終降服荷蘭人，取得漢人在海外的一個根據地-臺灣。那段期間，隨著鄭成功、鄭經在參軍陳永華輔佐下，將中原文化的一切，包括文教、政經、經濟、軍事、民間信仰，完全移植到臺灣。後來，清初對臺採堅壁清野政策，一度使得大批漢人湧入。

根據相關研究，鄭氏集團統治臺灣期間，島上的漢族人口已迅速增加至 12 萬人（謝必震，2009，頁 19-20）。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統一臺灣後，一度想放棄臺灣這海外孤島；後來在施琅建議下，開始設官施治，治理臺灣。次年（1684 年），清朝取消海禁，臺灣出現赴臺移民潮。清廷為防止臺灣再度成為「盜藪」，一度頒布渡臺禁令。但由於閩、粵兩省人口眾多、耕地有限，於是康熙中期後，大陸前往臺灣移民的數量大增。

據統計，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在臺灣的漢人約為七萬人。但從 1685-1811 年的不到 150 年時間裏，臺灣人口大約增加 180 萬，推估當時臺灣人口已達到 200 多萬人。當然，這不是人口自然增長，乃是由於大量移民的緣故（陳孔立，2020，頁 78-79）。尤其是清乾隆、嘉慶年間，移民達到高潮，臺灣人口幾乎每年增加 3 萬人左右。人口的增長，促進了臺灣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隨著閩粵兩省為主移民大量移入，相關宗教文化信仰的廟宇神祇，亦隨之引進。本文即從臺北大龍峒保安宮的發展，來談論臺灣地區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傳承與演變情況：

貳、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由來與傳入臺灣

一、保生大帝信仰的由來

保生大帝為大陸閩南一帶信奉的醫神，俗稱「大道公」、「吳真人」、「吳真君」、「中顯侯」、「英惠侯」或「花橋公」等。保生大帝，姓吳名仝（音

同滔 tāo)，字基華，號雲東，西元 979 年 3 月 15 日生。為北宋年間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鄉人，父親為吳通，母親姓黃（廖武治，2023，頁 9）。根據楊志《慈濟宮碑》記載，吳卒小時候身體很不好，難以照顧、養育，從小茹素；但因為很聰明，過目不忘，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包括天文、地理、禮樂、行政等皆有涉獵鑽研。長大後未曾娶妻，最擅長醫學，治病神效，因此當時民眾稱其為「醫神」，後來在 1036 年 5 月 2 日仙逝。總計在世度化濟事 58 年歲。保生大帝在仙逝後，得到白礁鄉民的信奉；最早供奉吳卒信仰的所在地是「龍湫庵」，信眾稱之為「醫靈真人」，當時此座廟宇被稱做「醫靈神祠」（王見川、李世偉，2001，頁 57-83）。

後來隨著「吳真人」靈驗事蹟逐漸流傳，信徒越來越多，於是在各地開始興建供奉保生大帝的廟宇。根據記載，南宋時，泉州當地所建立供奉保生大帝的廟宇有青礁慈濟宮、白礁慈濟宮、溫陵廟（泉州花橋宮）、枋榆舊社廟以及慈濟沖應真人行宮。大體來說，供奉保生大帝的廟宇至明清時期快速擴展，分布範圍已經遍及福建泉州與漳州各地（王見川、范純武、李世偉，2005，頁 6）。

因吳真人生前行醫濟世，救了許多人，因此後來留下許多傳說。據說吳卒於 17 歲時曾遊覽崑崙山時，得異人引渡謁見西王母，教給他濟事妙方以及斬妖伏魔法術，西王母希望他能以此能力幫助世上的人們。24 歲中舉人官拜御史，但不久辭官引退歸隱在青礁岐山東鳴嶺，後歸白礁故里大雁山修道。在 1036 年 5 月 2 日因修煉得道，有白鶴前來迎接，在鄉親跪地辭送下，白日升天，人間歲數五十八歲（廖武治，2023，頁 13-16）。

吳真人成仙後，仍然常常顯現神蹟。傳說最早在宋高宗為太子時，曾於金

國當作人質，一晚趁著黑夜脫逃，逃至崔子廟時，忽然聽到有馬叫聲，一下子有許多金兵追趕到，此時因保生大帝顯聖保護，而使得當時的宋高宗可以平安脫險。後登基為帝，頒聖旨建立廟宇，在白礁祭祀大保生大帝，賜號「大道真人」，頒詔賜其寺廟名為「慈濟宮」，這就是「大道公」的由來。後來到明朝時，也有保生大帝顯靈的傳說：在明太祖與陳友諒對峙於鄱陽湖時，一開始戰況不利，局勢凶險；突然狂風大作，保生大帝現身於雲端，揮動旗幡，使得朱元璋轉敗為勝。後來明太祖為感念保生大帝神恩，在公元 1372 年，頒布聖旨封保生大帝為「昊天御史醫靈真君」。

到了明成祖時，後宮文皇后患有乳疾，嘗試過各種藥方，但都無效，連皇宮的御醫也都束手無策；於是洪熙太子昭告天下尋求名醫。這時保生大帝化身為一個道士，利用絲線綁縛皇后手腕，診斷脈搏，順利治好皇后病疾。成祖很高興賜給保生大帝黃金，但為保生大帝拒收，趁隙駕著仙鶴離開。成祖為感念保生大帝的恩澤，賜封「昊天闕御史慈濟醫靈妙道真君萬壽無極保生大帝」，並賜龍袍與建造保生大帝宮殿（顏克潭，2019）。

二、閩粵先民的移入臺灣與保生大帝信仰的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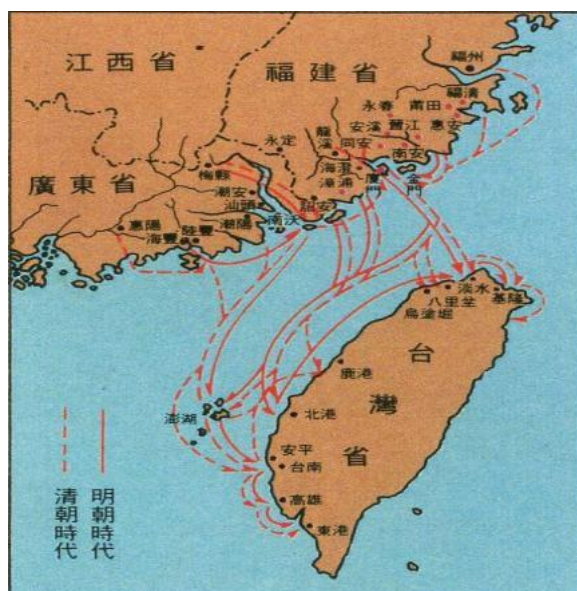
臺灣位於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當中隔著臺灣海峽，最短距離不到兩百公里。元代就已在澎湖列嶼設官施治。在鄭成功驅除荷蘭人後，更將中土的一切政經文化制度引入臺灣。清康熙年間將臺灣納入版圖後，閩粵先民更是在不顧官府禁令下，想盡辦法到臺灣這塊新天地來。後來，政策開放，大批先民更是前僕後繼冒險渡海來臺。當時，漢人自大陸移民至臺灣，以福建與廣東兩省為主，其中又因地理位置較近，移民中以福建泉州與漳州兩地最多。只是當時航海技術與船隻設備差，臺灣海峽海象惡劣；移民渡臺，每每冒著九死一生的極

大風險。當時文獻記載如：「臺灣海道，惟黑水溝最險。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溝水獨黑如墨，勢又稍竄，故謂之溝。廣約百里，湍流迅駛，時覺腥穢襲人。又有紅黑間道蛇及兩頭蛇繞船游泳，舟師以楮鏹投之，屏息惴惴，懼或順流而南，不知所之耳。」（郁永河，1959，頁 5-6）、「舟過黑水溝，舵工顏如墨。畏驚驪龍睡，檣櫓快掀擊。回瞻黑奔渾，弱膽尚餘惕。行旆颯飄颻，帆張迅弩激。便堪瀛壺遊，卻恐銀潢逼。夜久風更怒，崩濤恣澎湃，何得萬鼓角，號呶哄深黑。蒼茫神鬼集，哀傷天地窄。茲行固留滯，肝腸已結塞。宵征太蒼黃，履險更迷適。誰能鞭羲車，光展陽烏翼。」（朱仕玠，1957，頁 12）加上當時臺灣屬未開發地區，衛生環境極度惡劣、各種疾病瘴癘橫生。是以先民在渡海來臺時，多會攜帶原鄉供奉的神祇以供庇佑。當時，隨著渡海而來的神祇，除了保佑航海安全的媽祖外，最為臺灣人民信奉者，即為一般人稱「吳真人」、「大道公」的保生大帝。

自南宋以後，隨著保生大帝靈驗事蹟的流傳，因此保生大帝信徒日益眾多。福建各地，特別是漳、泉兩地，開始紛紛建廟祭祀。根據記載，在西元 1151 年南宋高宗頒詔，在白礁與青礁兩地立廟祭祀保生大帝開始；至西元 1167 年南宋孝宗正式賜廟號曰：「慈濟」，這也是後世許多主祀保生大帝的廟宇以「慈濟宮」命名的由來。其中較著名者如：青礁慈濟宮、白礁慈濟宮、花橋慈濟宮、臺南學甲慈濟宮、臺南大甲慈濟宮、高雄城邑慈濟宮、高雄鼓山慈濟宮、高雄月眉池慈濟宮等。換言之，保生大帝最初雖屬閩南居民所信奉之神明，分布區域以福建泉州與漳州為主。然隨著漢人渡海到臺灣開疆辟土，1662 年鄭成功為抗清大業，毅然率領大批漳、泉子弟渡過臺灣海峽，建立海外第一個漢人領地。隨後各種中原的社會經濟信仰文化措施，在此時大舉傳入。故臺灣的保生大帝信仰文化傳入，

最早可追溯 17 世紀時福建閩南先民，將其原鄉供奉神靈信仰，攜帶至臺灣新天地。其中除媽祖信仰外，泉州與漳州移民，更將其故鄉之保生大帝信仰帶至臺灣。現今臺灣地區保生大帝信仰多自大陸白礁、青礁祖廟分靈而來。臺灣各地供奉保生大帝廟宇甚多，除臺南學甲慈濟宮外，臺灣北部以大臺北盆地為中心的保生大帝信仰文化圈，則以大龍峒保安宮最是著名（王見川、范純武、李世偉，2005，頁 8）。有關當時閩、粵兩省先民移臺路線，可參閱圖 1。

圖 1
明清時期閩、粵兩省渡臺路線圖



資料來源：“臺灣的泉州人”，黃永松，1988，*漢聲*，（19），頁16。

參、臺北盆地的開發與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奠基

一、大龍峒的開發

在臺灣開發史上，隨著漢民族先祖不斷的渡海移民，由臺灣的南方逐步往北部擴展，形成歷史上所謂「一府二鹿三艋舺」的漢人城邑與聚落稱號。上述除象徵不同時期臺灣的聚落重心，慢慢因時間先後由南到北開發外，同時也代表渡臺先民將大陸故土信仰文化傳入的先後次序。當然，臺灣在漢人進來墾殖前，各地已存在許多原住民部落。有居於山地的高山族，平地則有一般所稱的

「平埔族」各部落。先民自大陸移民來臺灣發展，第一先接觸到的通常是定居於平地的平埔族。當時，臺灣北部的平埔族以「凱達格蘭族」為主。今日所稱之「大龍峒」，地理位置處於基隆河和淡水河交匯處，舊為凱達格蘭族之「大浪泵」（Pourompon）、「巴琅泵」社之世居地。清康熙中葉，大浪泵社為當時臺灣北部二十三社之一，並設有正、副頭目。而後，大浪泵社被「奇武卒」社（位於艋舺以北、大龍峒以南的大稻埕）合併，於是又稱為「圭泵社」。在《海東本記》卷四〈記社屬〉有載：「雞泵社（舊名大浪泵社）。」此處的雞泵社即是「圭泵」社（朱景英，1958，頁58）。

圖 2

1741 年大浪泵社與其他社莊的相對關係圖



資料來源：北臺灣古輿圖集（頁10），陳漢光、賴永祥，1957，臺北文獻委員會。

目前根據史料記載，最遲在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時，任職巡臺御史的黃叔璥在《臺海使槎錄》卷六〈番俗六考・北路諸羅番十〉中引用陳湄川中丞〈澹水各社紀程〉一文，就曾經載當時臺北盆地的水文地理情貌：

此港水路十里至內北投，四里至麻少翁，十五里至大浪泵，此地可泊

船；三里至奇武仔，十五里至答答悠，五里至里族，六里至麻里即吼，二十里至峰仔嶼。上灘水路七十里至嶺腳，上嶺、下嶺十里，渡海十二里至雞籠。又澹水港北過港，坐蟒甲（黃得時，1953，頁 39-46 頁）¹上按至八里分（黃叔璥，1957，頁 141-142）。

因為臺灣原住民族沒有文字，此段記載明顯出於當時漢人先民的實際踏查結果。但也由此推斷，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 年）前，大浪泵等地區已有漢人的船隻駛入。只是在清乾隆初年以前，大浪泵地區雖已有漢人來往，但漢人人口稀少，還未形成一個具有規模、開墾兼防禦性質的「莊」、「堡」。當時舊地名仍以原住民的某某「社」為主。

清乾隆七年（1742）以後，福建同安移民開始移墾至大浪泵地區。因為當時大浪泵地區，土地肥沃、人口稀少，故同安人持續不斷移入。乾隆二十年以後（1755-1764）後，始有大浪泵之莊名出現。史料記載：「武朥灣、大浪泵等處，地廣土沃，可容萬夫之耕。」這裡的「武朥灣」，又稱「武溜灣」、「武侮灣」，一樣為原住民語音譯而來，為今日新莊一帶（周鍾瑄，1958，頁 143）。

根據日據時期所做的戶口調查顯示：在當時漢人移民臺灣的人口中，大部分是來自於福建省泉州府的同安縣、安溪縣、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等五縣，漳州府的龍溪縣、漳浦縣、南靖縣、長泰縣、平和縣、詔安縣、海澄縣等七縣，廣東省的嘉應州、惠州、潮州等三州府（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8，頁 60-61）。²其中泉州府位於福建省東南沿海的丘陵地區，地勢走向由西北向

¹ 此處的「蟒甲」是凱達格蘭族語，意指小舟的意思。臺北盆地較早開發的「艋舺」（今萬華）亦是此意。

² 調查範圍不包括中央山脈地區、臺灣東部和部分離島。

東南入海，境內地形分為崎嶇的山地、河谷沖積的平原，以及曲折的海岸所組成，其中又以山地面積占最多，約為百分之七十；由西北向東南下降延伸至海，成為半島和島嶼，地勢高 1000 至 1500 公尺。平原面積占百分之十，以晉江流域最廣，南方受山地相隔的同安縣，河流單獨入廈門灣。泉州府海岸線長且曲折，為岩岸和沙岸所組成，岩岸多港灣、島嶼。境內山地多平原少，土地資源分布非常為不均，自明末以後，大量人口外移。

明清時期的同安縣，大致上位在今日福建省東南方的廈門市，地理形勢為三面環山，西南至子父嶺與漳州龍溪縣接鄰；北至龜洋嶺、小盈嶺與攷溪縣、南攷縣接鄰；東、南至廈門灣與臺灣海峽接鄰。由於地理位置，自古以來成為移墾海外和通商貿易的地區之一。同安境內流域自成一小系統，且河流短成樹枝狀，地形由西向東方向次第為山地、丘陵、臺地、平原。輪廓形似銀元寶，因此古時又被稱為「銀同」、「銀邑」或「銀城」。後來移民臺灣的同安人，為了不忘先人，在族譜或墓碑上亦可多見有「銀同」、「銀邑」等字樣(莊展鴻，1989，頁 62。)。

圖 3

清嘉慶年間同安縣境圖



資料來源：同安縣志 (頁 18)，同安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2000，中華書局，。

由上可知：福建同安縣隸為一屬於泉州府的沿海縣，其耕地少人口多，向海外貿易、移民方便，故自明代時期、荷蘭占據時期、清代時期，同安人相繼移墾臺灣、印尼等地。大體上，同安人在臺灣遍及於臺灣西半部地區，而在北臺灣地區多居處於沿海、平原、丘陵地帶，其中又以大龍峒和大稻埕為同安人主要人聚居的地區。

清乾隆年間，同安人大舉移墾至大浪泵地區後，此一地區逐漸開發，漢人移民蜂擁而至。乾隆三十年（1765），大浪泵地區發生疫疾，因傷亡過多，無人收斂、亦無地方埋葬，故有邱文華（邱筆）獻義塚之舉（陳培桂，1963，頁72）。乾隆三十八年（1773），往來定居的漢人愈來愈多，於是當地仕紳吳延詰等捐建「觀音亭」，成為當地居民和商旅的信仰文化中心。³

清嘉慶十年（1805）後，同安人發願捐建供奉主祀保生大帝的廟宇---「保安宮」，由當時大浪泵地區四大仕紳---王、陳、張、鄭四大家族共同捐資發起，同時用建築保安宮剩餘的木料興建大浪泵第一條市街--「四十四坎」。此後大浪泵地區日漸繁榮，保安宮更成為旅居臺北福建同安人信仰與文化中心。道光二十四年（1843）後，在大浪泵地區的漢人，由於大多數來自於同安縣，因此將地名稱為「大隆同」，意思是「大大興隆同安人」。此一地名，就是今日大龍峒的前身。後來，大隆同的圓山仔，相傳是臺北盆地唯一的龍脈所在地；而圓山仔的龍脈龍頭位於「臨濟禪寺」的舊址上；同時更因自咸豐年間（1851-1861）以後，大隆同地區人才輩出，文風冠於臺北盆地其他區域，故同安人以大隆同之同音，更名為「大龍峒」。此一名稱沿用至今（吳槐、黃得時、蘇得志、王詒琅，1953，頁64-73）。

³ 此觀音亭即為現今的劍潭古寺。1926年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將其移至大直北勢湖山，即今日劍潭山南麓現址。

二、保安宮的設立

大龍峒保安宮為大臺北地區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中心，位於目前臺北市大同區哈密街六十一號，俗稱「大浪泵宮」或「大道公廟」（吳瑞雲，1996，頁42）。清朝時期，保安宮與艋舺龍山寺、清水巖祖師廟有「臺北三大寺廟」之稱。關於保安宮的創建，主要說法是：相傳清乾隆七年（1742），渡海來臺的福建同安人來到大浪泵拓墾後，返回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鄉的慈濟宮，將守護神保生大帝乞靈分火至大龍峒，名為「保安宮」，寓有保佑同安人之意。惟當時人口稀少，僅以木造架設簡陋廟宇奉祀。由於保生大帝神跡顯赫，有求必應，時常顯靈濟助人民，信眾為感念保生大帝的庇佑，便於乾隆二十年（1755）集資建造正式宮廟，前後歷經五年始告完工（Kristofer Schipper，1990，407）。

相傳在建廟過程中，當時大龍峒的先民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前往同安縣白礁鄉慈濟宮，恭迎保生大帝神像來臺奉祀，其中有大尊、小尊各一，以及中壇元帥、黑虎將軍亦各一尊，分乘兩只帆船來臺。在啟程之前，曾有約定：先到者稱為「老祖」，後到者稱為「二祖」。當時小尊的保生大帝神像、中壇元帥、黑虎將軍共乘一船，一路順風，由淡水登岸，直抵保安宮安座，因此稱此小尊之保生大帝神像為「老祖」（廖武治，2023，封面內頁）。大尊的保生大帝神像因中途受困於風雨，便轉航到臺南布袋嘴（今嘉義布袋）北邊上岸，再取道陸路北上，途中又受到同安鄉親的恭迎膜拜，許多地方還有演戲活動，因此抵達保安宮時，距離前者已有數月之久。此一大尊神像故被稱為「二祖」。保安宮正殿建成後，又雕造一座大尊的保生大帝奉祀於正殿，稱「三祖」。

圖 4

保安宮保生大帝老祖神像



資料來源：大道真經譯注（封面內頁），廖武台，2023，團法人臺北保安宮。

圖 5

保安宮保生大帝正殿老祖、二祖及三祖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肆、臺北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傳承與演變

一、保安宮的重建與街道聚落的發展

上述乾隆年間的保安宮應屬草創，目前的多數史料均載保安宮興建於嘉慶年間。對此，保安宮管理單位有如此敘述：「《臺灣文化志》記載：『附近同安仕紳於嘉慶十年（1805）共同聚資重建保安宮，由於工程浩大，分數期興工，至道光十年（1830）完工。』又據《淡水廳志》記載：『保安宮在大隆同街，嘉慶十年捐建，道光十年告成。』（陳培桂，1963，頁153）然而保安宮三川殿龍柱的落款為清嘉慶甲子年（即嘉慶九年，1804），比《淡水廳志》所載還早一年。清嘉慶十年（1805）保安宮的重建，原本是選在座東的地，其地為邱筆所有，因他不肯讓出，後來才改採座北的方位，由大龍峒巨富王仁記及王義記一族獻地，地方仕紳募款。」（大龍峒保安宮網頁，2024a）此次修建，除花費鉅資外，施工時間亦長，然大體上已形成現今的面貌：

…嘉慶年間，眾議提倡興建保安宮，原本向一位邱姓名筆者，商讓本宮東側土地建造，不料邱某先允而複拒，後來始有巨富王仁記及王義記一姓捐獻基地，故建造時將東座改為北座，自嘉慶十年起分期興工，至道光十年竣工，全部落成先後二十四年有奇（吳槐、黃得時、蘇得志、王詵琅，1953，頁 66）。

同一時期，在保安宮草創之後，大浪泵一帶日漸繁榮，除原本居住在大浪泵的福建同安人外，一般民眾之來往亦漸次增加；故於嘉慶七年（1802）在商議重修保安宮的同時，由地方仕紳王、鄭、高、陳發起，在保安宮西側興建店鋪兩排，每排二十二幢，兩排共計四十四幢，俗稱「四十四坎街」。那時為了聚落的防禦功能，在兩端各設有一個隘門；靠近保安宮之隘門曰「小邑弦歌」，靠街尾之隘門曰「大隆同」，隘門內稱為「頂街」，隘門外至街盡處之和安宮（內土地公廟）稱為「下街」。由此「四十四坎街」之興建，大隆同始有街肆之出現，商業漸趨發達，可說是大龍峒較早發展的商業市街，也逐漸形今日大龍峒的初步面貌（藍志玟，2002，頁 44、46）。

二、保安宮初期信仰文化的發展

保安宮最初是由當時王、鄭、高、陳四大姓合力集資而成。後續又由王姓族人捐出土地蓋廟，並獲陳、張、蔡姓等大姓的支持。而這些大姓與四十四坎的商號也多有關連。在發展上，保安宮的信仰祭祀範圍遍及當時大臺北盆地的一、二、三堡的部份地區，甚至遠至基隆一帶；其中，一堡包括大龍峒街、牛埔莊、西新莊仔、下埤頭、社仔、大直、北勢湖、山仔腳、北投、唎哩岸、嘎嘮別、關渡、滬尾、雞柔山、水頂頭、金包裹。二堡包括興直、二重埔、三重埔、和尚州、坑寮、觀音山、五穀坑、八裏分、州仔頭。三堡包括大稻埕、加

蚵仔、港仔嘴、松山、基隆（大龍峒保安宮網頁，2024a）。⁴

當時保安宮的宗教活動，每年祭祀三回。日期分別在：保生大帝的誕生日（舊曆三月十五日）、升天日（舊曆五月初二日）及中元節（舊曆七月十日至十二日）。相關費用由三堡居民輪流負擔，後多沿此舊慣。保生大帝的誕辰、升天日時，慣例由同安各姓釀金演出「家姓戲」，自舊曆三月初五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以張姓為始，吳姓殿後，次第輪流。張姓排在最首位，乃因財力最為雄厚，吳姓則為保生大帝本姓，故居最後（大龍峒保安宮網頁，2024b）。

家姓戲的演出，除為祝聖酬神因素外，還可以藉此促進家族宗親的情感聯系和團結。然而隨著時間的演進，同安人在大龍峒一代、二代、三代的傳承下，家族宗親人數增加，而向他地遷移或發展者亦多。因此，現在的家姓戲皆由保安宮籌備經費表演，其表演內容包括南管、歌仔戲和布袋戲等活動（大龍峒保安宮網頁，2024b）。

三、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保生大帝信仰

光緒二十一年（1895）因為中日甲午戰爭之故，清廷慘敗，被迫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臺灣割讓給日本。日軍接收占領臺灣之際，領導抗日的前臺灣巡撫唐景崧等人逃回廈門，日軍登陸攻陷臺北，北臺灣陷入一片混亂，位於圓山的火藥庫爆炸，波及保安宮。後來，因為日本人不信仰道教，為推廣佛教，派遣許多僧人隨軍來臺，管理上也強力推廣日本佛教。故當時臺灣許多宮廟都加入日本佛教組織。身為北臺灣保生大帝信仰文化中心的保安宮，無奈與艋舺龍山寺等十四間寺廟，於同一年加入日本曹洞宗（溫國良，1999，頁 1-2）。

日本殖民臺灣時期，保安宮的殿堂被挪為他用。然因多年缺乏保養，廟宇

⁴ 此處的堡、莊正如前文所述，在清代漢人開發臺灣的過程中，兼具防禦、發展功能的聚落。為抵禦外敵，通常四周設有圍籬的簡單防禦工事。

丹青剝落無人修整，1917年由三堡士紳沈豬、陳培根、林明德、李聲元、鄭根木、陳春輝、黃贊鈞、林清敦、蔡受三等人，分別募集資金興修，費時兩年終於重修完工。為了慶祝這次大規模的重修順利完工，於1920年1月18日（農曆十一月二十八日）起，一連舉行五天的建醮活動（王見川，2004，頁44）。

沿襲保安宮於清代創建時期的傳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保安宮最重要的祭祀活動有三個：農曆三月十五日的保生大帝誕辰祭、五月初二日保生大帝升天日及七月十五日的中元節盂蘭盆會。據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原已沉寂多時的五穀王誕辰祭在日治中期恢復，成為保安宮在此時期的另一重大慶典（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

（一）保生大帝誕辰祭

保生大帝的誕辰是農曆三月十五日，在前一天先舉行遶境，十五日當天則有賽會及盛大的戲劇表演。遶境之前，舉行正式的三獻祭典。凡宮內重要人士均要「衣冠禮服」到場參拜。三月十五日晚上，保安宮還有一種「放火獅」的習俗，所謂「火獅」是信徒還願的供獻品，獅子以竹為胎，上繫諸色炮，首置紙糊的獅子頭，屆時在廟庭中燃放，一時炮聲隆隆，火光四射，十分熱鬧（吳槐、黃得時、蘇得志、王詒琅，1953，頁72）。

（二）五穀先帝誕辰祭

五穀先帝即上古時代傳說的神農氏，又稱「神農大帝」。傳說祂教民稼穡之道，故為中國人崇奉的農業之神。保安宮後殿供奉五穀先帝，清朝時每三年舉辦一次遶境活動，日本領臺之初，因動蕩不安而停歇。至1923年，才由大稻埕米商與大龍峒人士重新提倡恢復，於農曆四月二十六日「五穀先帝誕辰」時，恭迎出遊遶境（吳槐、黃得時、蘇得志、王詒琅，1953，頁73）。

(三) 中元節盂蘭盆會

保安宮中元祭典於每年農曆七月十、十一、十二日三天舉行，祭典分由三堡輪流主持。這三天祭典最引人注目的活動有兩項：一是放水燈，一是殺豬公，各堡相互競逐。保安宮的殺豬公與放水燈可說是地方上的一大盛事，每年都會吸引大批人潮前來參觀（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不過到到了 1937 年中日戰爭後，相關活動逐漸被迫中止。

四、光復後大臺北地區保生大帝信仰的復興與推廣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殖民台灣時期，對於台灣本土宗教無法寬容，在其政策管理下，除將中國佛教改為信仰他們的日本佛教教派如真言宗外，道教等神祇，到後來亦無法存在於一般寺廟宮觀。皇民化運動開始，也以信仰天照大神來取代。故到戰後，多數宮廟，包括保安宮在內，多因管理成員流失，宮務幾近停頓，導致香火日趨式微。1952 年，地方宿儒成立「保安宮臨時重整委員會」，商請黃贊鈞主持整修大業；1957 年 6 月，改組成立「保安宮管理委員會」，由林拱辰接任主任委員。在林氏多方奔走下，1966 年臺北市政府撥款補助，拆除宮內違建；1967 年重修後殿，並在保安宮設壇扶鸞煉丹、且印行士林慎修堂扶鸞造著的鸞書《大道真經》，成為保安宮的重要經典（廖武治，2023，頁 7）。此外，保安宮也在當時出版了《吳真人傳》，介紹保生大帝吳真人的相關事蹟（林拱辰，1961）。1961 年 11 月，由林拱辰策劃，將本宮的廣場，建築圍牆及卍字橋，同時美化庭園，栽植花木，漸具規模。在林拱辰擔任主委的領導下，保安宮不僅解決光復後混亂的局面，更建立許多制度，使保安宮面目一新，香火日益鼎盛，重振大臺北地區寺廟的領頭地位（王見川，2004，頁 65-68）。

圖 6

日本殖民時期保安宮正殿照



資料來源：大龍峒保安宮網頁（2024a）

圖 7

保安宮神農大帝像



資料來源：作者自攝

自 1990 年代開始，保安宮進一步更新發展，積極從事許多宗教、文化活動，成功將一個「地方寺廟」轉型為「文化寺廟」，更演變為文化交流、社會公益的組織團體。多年來積極融入社會，對於各項公益文化活動推廣不遺餘力。為發揚保生大帝懸壺濟世的精神，保安宮於 1997 年開始，資助各種醫療急難。同時並舉辦相關文化活動：藝文研習班、文化藝術比賽與展演、音樂社團與活動、宗教祭典、文化講座、學術研究活動、出版刊物。1996 年成立「保生道教文化學院」（後更名為「保生民間宗教學院」），培養道學及宮觀專業人才，推廣正統道教教義與信仰，融合傳統書院與現代終身學習的精神。自 1994 年開始，每年舉辦至今的「保生文化祭」，均吸引國內外大量的觀光人潮，且規模越形擴大，已然成為每年全世界重要的宗教文化活動（李世偉，2004，頁 112-118）。

五、兩岸保生大帝信仰文化的交流

保安宮供奉的保生大帝，分靈自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今漳州市角美鎮）白

礁慈濟宮。早在 1930 年，保安宮祭祀圈三堡士紳及信眾百餘人組團，前往白礁慈濟宮祖廟謁祖進香。大陸改革開放後，為了追念慎終追遠，身為北臺灣保生大帝領頭的保安宮，更是積極規劃祖廟的參香活動，努力促進兩岸保生大帝廟宇的宗教交流（李世偉，2004，頁 121-122）：

（一）改革開放後，三度謁祖進香

1980 年代兩岸開放後，保安宮分別於 1990 年 10 月、2001 年 7 月及 2002 年農曆二月，前往白礁祖廟慈濟宮謁祖及青礁慈濟宮進香。2000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組織謁祖團，前往白礁慈濟宮、青礁慈濟宮、南普陀寺、泉州花橋慈濟宮義診所、承天寺、開元寺、湄州媽祖廟等頂禮參拜。2001 年 7 月 15 至 19 日，二度組團前往白礁祖廟慈濟宮及青礁慈濟宮謁祖進香，並至杭州、上海名寺參拜。2002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三度組團前往白礁祖廟慈濟宮及青礁慈濟宮謁祖進香。

（二）「保生大帝廟宇聯誼會」聯袂謁祖參香

「保生大帝廟宇聯誼會」在 1980 年代，多次邀請白礁慈濟宮、青礁慈濟宮、泉州花橋慈濟宮及廈門、泉州、漳州三地吳真人研究會等來臺交流，並參訪保安宮。為向白礁慈濟宮祖廟保生大帝稟告並表達崇敬之意，遂於 2006 年 12 月 24 日由聯誼會廖武治會長（保安宮董事長）率團，赴廈門及泉州等地謁祖參香。本次行程除參拜白礁慈濟宮及青礁慈濟宮之外，亦前往廈門市打鐵街的福壽宮、座落南連溪岸的美仁宮、泉州花橋慈濟宮、泉州天後宮、深滬寶泉庵、及廈門市鼓浪嶼區興賢宮。

（三）廈漳兩地保生慈濟文化節

2006 至 2012 年，大陸廈門海滄青礁慈濟宮舉辦第一屆至第六屆「保生慈

濟文化節」，及漳州白礁慈濟宮舉辦「首屆海峽兩岸保生大帝文化節」。保安宮領銜率「保生大帝廟宇聯誼會」委員宮廟代表參加，除在開幕式致詞，亦於保生頌典擔任兩岸主祭人。2007年青礁慈濟宮舉辦保生慈濟文化節時，保安宮與廖瓊枝文教基金會接受廈門市政府文化局之邀，由廖瓊枝率領歌仔戲團參加保生慈濟文化節，在青礁慈濟宮、白礁慈濟宮演出，成功促進兩岸文化交流。2009年青礁慈濟宮舉辦文化節首次以「海峽兩岸」為名，將兩岸的信仰活動合一。對兩岸保生大帝信仰文化交流，頗多助益。

伍、結語

從歷史的發展史實來看，兩岸人民血濃於水、宗教文化完全一致、密不可分。自清初以來，隨著大量閩粵移民湧入臺灣，更將大陸文化信仰完全帶入。目前在臺灣地區，只要清代泉州同安人較多的地域，如臺南、臺北盆地等地，大多建有祭祀保生大帝的廟宇，作為該地文化信仰的中心。這些廟宇都是從清代福建同安縣白礁慈濟宮保生大帝祖廟分靈香火而興建的。臺灣地區祭祀保生大帝廟宇數量甚多，較具代表性者，以位置區分，島嶼南部為臺南學甲慈濟宮，島嶼北部則為大龍峒保安宮。以大龍峒保安宮來看，其古蹟保存完善、建築雄偉、具備的文化藝術價值，在在顯示前人的智慧結晶。希望在保生大帝文化信仰的交流下，不僅使臺灣人民得到心靈的富足安康，更能為海峽兩岸帶來和平繁榮。

參考文獻

- [清]朱仕玠（1957）。**小琉球漫志**。載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3輯。臺灣銀行。
- [清]朱景英（1958）。**海東本記**。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9輯。臺灣銀行。
- [清]周鍾瑄（1958）。**諸羅縣志**。載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研究叢刊第55輯。臺灣銀行。
- [清]鬱永河（1959）。**裨海紀遊**。載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44輯。臺灣銀行。
- [清]陳培桂（1963）。**淡水廳志**。載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172輯。臺灣銀行。
- [清]黃叔璥（1957）。**臺海使槎錄**。載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4輯。臺灣銀行。
- 王見川（2004）。**日治時期的保安宮**。載于新修臺北保安宮志（頁42-60）。財團法人保安宮。
- 王見川（2004）。**光復以來的保安宮**。載于新修臺北保安宮志（頁61-70）。財團法人保安宮。
- 王見川、李世偉（2001）。日本據臺以來大龍峒保安宮概況。**臺北文獻直字**，（135），57-83。
- 王見川、范純武、李世偉（2005）。**新修大龍峒保安宮志**。財團法人臺北保安宮。
- 王國璠（1980）。**臺北市史畫集**。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不知撰者（1905）。孟蘭盆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年8月19日，六版。

不知撰者（1908）。龍峒賽會。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14日，五版。

同安縣地方志編撰委員會（2000）。同安縣志。中華書局。。

吳 槐、黃得時、蘇得志、王詵琅（1953）。大龍峒耆宿座談會。臺北文物（大龍峒特輯），2（2），64-73。

吳瑞雲（1996）。大龍峒史跡源流。臺北市:大龍國小。

李世偉（2004）。保安宮的轉型與新生。載于新修臺北保安宮志（頁112-122）。財團法人保安宮。

林拱辰（1961）。保生大帝吳真人傳。保安宮管理委員會。

莊展鴻主編（1989）。（認識泉州）臺灣的泉州人（下）同安•安溪篇。漢聲，（20），51-65。

黃永松（1988）。臺灣的泉州人。漢聲，（19），14-18。

黃得時（1953）。大龍洞之沿革。臺北文物，2（2），39-46。

陳漢光、賴永祥（1957）。北臺灣古輿圖集。臺北文獻委員會。

溫國良編譯（1999）。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匯編。臺灣省文獻會。。

廖武治主編（2023）。大道真經譯注。財團法人臺北保安宮。

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1908）。明治三十八年臨時臺灣戶口調查記述報文。民友社。

藍志玟（2002）。臺北大龍峒聚落之研究（1802 - 1945）[未出版的碩士論文]。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

謝必震主編 (2009) 。 **臺灣歷史與文化** 。海洋出版社。

顏克潭 (2019) 。 **保生大帝條目** 。2019 年 7 月 2 日，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6240&Keyword=%E4%BF%9D%E5%AE%89%E5%AE%AE>.

大龍峒保安宮網頁 (2024a) 。2024 年 7 月 26 日。

<https://www.baoan.org.tw/history.php#d25>.

大龍峒保安宮網頁 (2024b) 。大龍峒保安宮•風俗傳說介紹。2024 年 7 月 26 日。 <https://www.baoan.org.tw/asp/Manners/manners.asp>.

Kristofer Schipper(1990),The cult of Pao-Sheng Ta-Ti and its spreading to Taiwan-a case study of feng-hsiang,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p.p.405-409).Leiden;New York:Brill.

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Emperor Baosheng's Belief Culture--Talking from Dalongdong Baoan Palace

C.-J. Liu*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aiw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Yuan Dynasty. The Yuan Dynasty set up an inspection department in Penghu, and the Ming Dynasty set up officials to govern it. Gradually, a few Han people went to Taiwan Province Island to settle down and reclaim. In the 22nd year of Kangxi (1683), the Qing court unified Taiwan, and during the Qianlong Jiaqing period, immigration reached a climax. With the immigra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provinces, temples and gods with related religious and cultural beliefs were also introduced. In Taiwan Province, a treasure island, as long as there were many Tongan people in Quan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Tainan and Taipei Basin, most temples dedicated to Emperor Baosheng were built as the center of cultural beliefs in this area. These temples were built from the ancestral temple of Emperor Baosheng of Tzu Chi

Palace in Baijiao, Tong'a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in Qing Dynasty. There are many temples dedicated to Emperor Baosheng in Taiwan, and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ones are divided by locati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is Tainan Xuejia Tzu Chi Palace, and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is Dalongdong Baoan Palace. As far as Taipei Baoan Palace is concerned, its historic sites are well preserved, its architecture is magnificent, and its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shows that blood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is thicker than water, and culture and emotion are inseparable.

Keywords: Emperor Baosheng, Faith culture, Taipei, Baoan Palace, Dalongdong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oguan University.

The paper was published under two double-blind reviews.

Received: July 21, 2025. Accepted: August 15, 2025.